

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  
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  
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  
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  
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  
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經水洪範性命  
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  
放胤殛之稷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  
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  
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

孛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  
飲酒而死魯人不板榦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  
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  
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  
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  
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  
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  
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  
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  
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

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  
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  
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  
然凡此以上皆晁公之說所辯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  
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  
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  
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  
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  
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  
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羨文王有聲為  
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汚水  
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  
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  
子衿候人采芣之序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為自戾  
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  
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  
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  
秦康公隳繆公之業自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  
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  
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傳

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涓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耳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誥厲以申佗亦為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遺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貞釋子夏故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斷齋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立寨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

爲編戶民今乃事以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  
喪鄴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則天下不安矣漢高祖將十萬  
守棗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秦地此間帝崩諸將皆  
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亡可踏足待也食其入言之  
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鄴商笑談間廓  
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  
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鄴氏  
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  
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乎勃亦不  
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

###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世盡臣道也而  
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  
唐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  
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  
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  
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  
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

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章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轆即此也而景差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祀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案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

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導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無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

斜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入之不  
是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  
友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  
威公還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  
非傳訛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  
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  
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

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鑿其行序故易不  
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  
以平水害文潁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  
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邾子所叙  
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  
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  
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  
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  
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

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為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為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為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

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執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其後鄭獲魚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公子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董仲舒以為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  
江之類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  
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  
所封顏引左傳郈雍曹滕文之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  
義貞定之肥壘菑川之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為肥子國  
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  
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  
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  
文及志五引滹沱河皆注云滹音呼沱音徒河反又五  
伯迭與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  
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  
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  
彭豸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  
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  
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  
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  
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  
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



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常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晏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

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負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

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

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三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詔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二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衛桂

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磨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承校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緋西廡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

怨心然既蒙毒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許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賤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莢可

是鉤於水鮮可食辭舞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  
此樸野軟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氏化韓語也然釣  
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樸  
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智是古非今使人  
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  
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  
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尊覽宣帝不  
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耶旣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  
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

不成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緇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縑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國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王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未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

帝微時嘗歸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僅抑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駐孟上書言當有從死夫為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禪位孟坐杖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下道誅

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  
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朝罷趨出  
意得其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封土絳侯為  
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盎莊

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冠萊  
公決澶淵之策

真宗待之極厚主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  
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  
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  
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  
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  
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  
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  
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

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  
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張湯爲漢武造  
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  
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  
湯奏當具乞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  
有腹非之法曹掾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各虬須直  
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隨陽帝殺高頰之後議新令久

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久行有  
人奏之帝怒付執灋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  
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  
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此三  
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數  
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  
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  
嘗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真劉



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案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公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

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洹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

相巽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  
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以還溫食於是衆咸  
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  
三月間也

進士許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揚世質等訴  
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  
世質等所試不全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  
具折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  
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  
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  
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韶音節超詣後之爲  
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  
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論爲司徒  
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  
他比喻引稷契皋陶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  
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

術傳中所學者風雨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楊稚領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先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

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按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今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貶之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復姓如公上不害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湯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苑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

昌告星賜闕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  
紅陽長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毋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駁馬少伯公乘欽鮭  
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毋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  
族進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繒賀蟲達靈常貴赫其  
石秣卿秘彭祖革朱穆樂冷豐冥都腹中翁蒯徹直不  
疑闕孺使樂成括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敞  
枚乘終軍鹵公孺食子公駢臂佖宗衡胡乘寒簡卿快  
欽所忠假倉畦孟覺惲奎惲射姓石倉姓偉如氏直氏  
首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穆發萬立平囑氏佗羽繡君賓  
潛中叔栩丹帛敞遲昭平汝臣駒幾稱忠遠普臺崇沐  
茂區氏勞丙抗徐闕宣沮雋卑整編訢亶誦尋穆夜龍  
弓林行巡投諷角閑芳丹堅鐔錫光僅偉重異力子都  
維汜詩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穆良緘玉蕃嚮渠穆  
臨孝存脂習窄融茨充處興與渠具爰諒輔騰是卿仲  
遠謁煥矯真是華洼丹爾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  
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  
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

亦以為勃嬰案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譏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辯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白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

若無定知荀商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  
縷浮力適可挂千鈞石春子弟凡情不忘軸之遠寄悠  
然堂謝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  
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臺灣國家圖書館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  
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  
譏諷正中傳朋之齋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  
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皆

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爲輕已因閱北史杜正玄  
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  
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  
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  
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疑相  
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  
閣銘曰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  
玄及時竝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  
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等

銘亦應時竝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下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  
皆高第乃此也

###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脩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風  
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  
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  
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  
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  
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孝孝子敬敬子悅悅子子  
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  
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二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  
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劭傳載劭一書云國子雖  
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葵燕麥南箕北斗  
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希兔葵籥雀麥郭璞注  
曰類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兔  
葵輪之可食古歌曰田中兔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嘗可獲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箴折苞荔張揖注曰  
折似燕麥音斯詩下庭瑤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



白莖紫燕麥草以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宮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口輒死惟喜有手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簾爲

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還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寓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畧錄以相示此松漢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徵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勃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

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薺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顧爲門下之故方脩贊見之禮頃明

且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贊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椽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閑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才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爲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接接

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  
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  
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干氏尉遲氏爲尉氏  
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弗氏劉  
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椎爲可頻氏李虎  
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田宗爲紇干氏馮豪爲  
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  
氏竇熾爲紇豆陵氏李穆爲擒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  
楊纂爲莫胡盧氏寇儁爲若口引氏段承爲爾綿氏韓  
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氏陳忻  
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彛憲也  
是時蓋宇文泰顯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爲拓跋  
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故命  
蘇綽倣周書作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  
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  
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  
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

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  
陶集誤編入東坡摺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  
後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  
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繁繁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  
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  
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  
有客扣我門紫馬蹙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  
人枕書臥夢我平生交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  
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  
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 孔戣郵種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  
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  
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焉國忘家用  
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  
不畱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  
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七十而  
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  
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

相類

陳季常

陳旴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貴者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百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如漢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奉簡老境情

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耳外是以一公口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謚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考謚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蕭賦曰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

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貞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若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

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情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頰更神女稱遽闔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頰音疋零反歛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頰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事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  
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  
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案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  
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  
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  
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

學上轉中書舍人 歷三侍郎學上轉左曹 戶部

丞

轉左 然後轉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轉僕射非

曾任丞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更書

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

卿轉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

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

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

戶刑禮工書司農銀青更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

五元祐時為太常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亦財九

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  
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  
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  
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上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  
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  
有司不能探蹟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單霽顏師  
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換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  
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間名陞二等程大昌亦  
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  
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脩撰出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  
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  
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  
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墜此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  
之以爲絕妙予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  
密地逼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獵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薄形為  
罪藪皆脩已正心之要語也

### 姦鬼為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  
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盲之  
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  
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  
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明夜復  
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  
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  
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寤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  
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危立使  
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以客禮延之也  
至有僭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  
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緡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  
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殿直今保義成忠康懷琪乘舟於三  
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借行及至縣驛驛正

廳東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  
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余急趨至康所  
康已具舟將歸處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  
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  
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  
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  
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  
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

邑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下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  
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  
又謂自畢至東并爲實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  
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而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  
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  
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  
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參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  
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甲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  
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心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  
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  
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入冬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資彼倚軍無食可以坐制若  
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舉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  
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  
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有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  
多矣無所謂五樓之知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  
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  
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悔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二十  
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  
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  
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

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三豎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  
曰白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事陵辱王  
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歟立大功且勝於長  
平矣人告韓信及漢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  
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  
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為豎子  
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

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諸將  
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為  
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嘗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况  
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  
圍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  
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為反覆之人  
相似高帝默然固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  
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庸無所知  
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院籍登廣武歎  
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

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  
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  
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  
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  
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奏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  
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  
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提刑  
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焞  
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懸銜具報遠時以太

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  
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脩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  
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投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  
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吏部侍  
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材大中亦自侍御  
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  
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用從官禮數黃煥爲通判入都  
廳爲之不平鄭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  
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駟牒問  
唐瑒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戶侍及

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訂闕典  
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太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  
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  
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  
政雖本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提舉宋藻穿戟門詞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紹興  
府門將至聽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 太祖 太宗 真宗曰三朝 仁  
宗 英宗曰兩朝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曰四

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  
煩復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日成

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  
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勅成大典豈宜  
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命以憂去不克成其後  
神 書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  
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之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  
合九朝為一

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 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  
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以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

累代臣僚名譽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  
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 止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  
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乙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  
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 將成書擅行刪改  
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 邊既奉詔開院亦脩成三  
十餘卷矣而有

求思攢官之役才歸即去國 元表以

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 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脩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即君此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今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以

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五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郡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